

家在巴山南朝作
祖宗世代作农父
读书不成去从军
何畏迅雷急雨
五十年前别家
为策真理而去
平生是戎马生涯
战马忠心安尔处



革命领袖卷

朱德



刘白羽 著

- 辞别苦难的童年
投身辛亥革命
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 南昌起义响亮的第一枪
湘南暴动带来雷霆
巍巍井冈山胜利会师
- 伟大转折横扫千军
中华苏维埃的光芒
奋力反“围剿”
- 长征烽火 草地风云
- 延安的学习生活
- “七·七”事变 奔赴前线
率领八路军浴血抗战
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抗日战歌激荡飞扬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12.08.01
K821
3-27
2

革命领袖卷

朱 德

刘白羽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B 322.040

封面设计：吕敬人
责任编辑：胡德勤

朱 德

根据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缩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5 印张 2 插页 102 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定价2.35元
ISBN 7-5006-0952-3/G·172

目 录

第1章	我们在太行山上	1
第2章	童年	6
第3章	在革命风暴中求索	9
第4章	一个新世纪的黎明	20
第5章	海外生涯	22
第6章	大风暴里	31
第7章	响亮的第一枪	38
第8章	火种	42
第9章	带来风雨,带来雷霆	51
第10章	巍巍井冈山	58
第11章	晨曦初上	66
第12章	太阳升起	74
第13章	伟太的转折	79
第14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84
第15章	苏维埃光芒	97
第16章	长征烽火	112
第17章	草地风云	128

第18章	神奇的国土·····	150
第19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56
第20章	中华民族的魂在飞扬激荡·····	163

第1章

我们在太行山上

在中国革命奔腾激越的洪流中，屹立着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连贯着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近代革命史的全部过程。他永远不息地战斗，身经百战，历尽沧桑。如果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热情地希望着黑暗东方绽现革命的黎明，这个人就和他的革命战友一起，砸烂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从世界的东方，向全世界放射出共产主义胜利的光芒。这个人——就是朱德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风雪茫茫的汾河前线；我和朱德同志真正亲切地接触是在太行山上。

1939年春天，我从延安出发，在茅津渡渡过黄河，徒步跋涉在太行山中。那时，欧洲上空的火药味愈来愈浓，在中国华北战场上，日寇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频繁交替，整个世界的战争风暴一天紧似一天了。这时，我来到了在晋东南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部在屯留和长治之间，在太行山脉中回环展开的一片盆地上。这里纵横着棕红的山峦，蜿蜒着晶莹的河流，正是桃花盛开时节，密密丛林的红艳艳的桃花，把这一带的村庄笼罩在如霞似火芬芳馥郁之中。当时山西战局平缓，这儿格外美丽幽静。我本来是途经太行到家乡河北去参加游击战的，可是，党组织决定我留下来，和几个同

志一起整理朱德同志的传记材料。我还鲜明地记得，我在太行山第一次到朱德同志那里去的情景。从我们住的北村出来，走进一条山沟，地势渐渐上升，苍松如云，绿荫似海，顺着洒满树影和阳光的一条砖砌的小径，来到一所院落，门额上写着“漳川学校”几个字，这就是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朱德同志就住在这里。他住在一间敞亮的青砖铺地、砌炕的屋里，墙上挂着插满红色和蓝色小旗的军用地图，窗前桌上摆满马列主义书籍和一堆毛笔，墙角放着两只绿漆的铁皮公文箱，还有一只可以背起走的高竹篓。他的隔壁：一面住着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一面住着参谋长左权同志。朱德同志的住屋和他的为人一样，就是那样简朴。朱德同志露出满面温煦的笑容，一一和我们紧紧握手，随后他邀我们到作为会议室的一间厅房中，这是一间光线敞亮的大房间，三面都有雕花窗棂的大玻璃窗。在这儿，他跟我们自由自在地谈起话来，他的声音是那样平静、朴实。这时我一面听着他的谈话，一面把一年前在汾河前线的记忆和当前的印象联系起来仔细地对照着、观察着、思考着。经受了几千年苦难的中华民族，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从他们中间孕育了，培养了，选出了为自身解放而战斗的这样一个先锋战士，朱德同志的相貌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穿着一身士兵的灰布军衣，腰间紧紧束着一条旧的黑皮带，这也许是它数十年间坎坷曲折经历的见证吧！朱德同志身材高大，体格宽厚，如同具有伟大神魄的花岗石塑像一样，他的面孔有些黧黑，在长锋似的浓眉下闪射出既沉着而又温和的目光，宽大的嘴，深刻的皱纹，展示出坚毅与浑厚的神情。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一个有农民风度的人。的确，经过几十年锻

炼，他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了，但劳动者的传统美德，仍然是他做人的风格。这里，我想引用他在第一次和我们谈话中，谈到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正是这个平凡的人，当中华民族面临着血与火，光明与黑暗，生与死的大搏斗时，他奔波在烽火茫茫的前线，创造着壮丽的革命事业。

朱德同志每天吃过早饭后，走到参谋处作战科去。而后，他坐到桌边，慢慢戴上眼镜，拿着一支自来水笔，一页一页翻阅着电报，那些厚厚的电报足够他看上一个钟点。每当这时，他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有人来找他，他也得把电报看完，取下眼镜，才和人谈话。因为那是决战的时刻，随着电讯中各种动向，他深深地思考着、谋虑着，而后做出决定，进行指挥。讲到作战科——那是整个司令部里最机密的地方，是不允许人随便进去的。在那里工作的，是可爱的活泼的一群青年。但他们都是最忠实、最可靠、最练达的能手。在他们那并不太大的年龄里，都已有若干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风霜经历了。无论在作战科，还是整个总司令部，都有一种明快的气氛，他们工作得那样紧张，而又那样愉快。

下午，在几处篮球场周围挤满人，这里打球的有干部，有勤务员，也有总司令。

朱德同志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从中央苏区到太行山，他经常打篮球，但他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从1939年秋天起，他改为打排球了。

每天，吃过晚饭，他走到球场上来，有时球场上人手满了，他就袖手站在旁边，等打累了的人自动下来，让他补充上去。

在球场上，他不是随便活动活动，他确实是一个认真的运动员，球赛进行得很激烈，他截球、上篮，勇猛拼搏，常常打到黄昏，一直到天完全暗下来，他才随着纷纷走散的人群，离开球场。

朱德同志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在长期艰苦战争环境下，他只能得到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从营养来说，他并不比别人多一点，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他和大家一样吃野菜，嚼草根，不过他对饮食起居却很注意，他生活得有规律，讲科学。长期游击战争的困苦生活，使得党的很多干部都得了胃病。彭德怀同志就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往往每餐只能吃几片烤焦的馍片。朱德同志不但没有胃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他生过病，每天有6个小时的睡眠，就足能支持他日夜不停繁劳沉重的工作了。

在屯留和长治我们过得并不长久。一天下午，我们经过艰苦跋涉到了太行山顶峰，在山上的两个小村庄住下来。

第二天，朱德同志派人叫我到他那里去。他住在一间农民的小土屋里，在炕上搭一块门板作床铺，床头摆一张炕桌，他正戴着老花镜借着窗口幽暗的光线，不知是在批文件还是在读书。他见我进来，就解开当枕头用的一只包袱，在一叠衣服中仔细地挑选着，然后拿出一条灰蓝色的长裤递给我，我当时心中一热，怎么我丢掉马褡这件小事他这样快就知道了；我再看那条裤子两个膝盖头都补了圆圆两个补丁。我双手捧住这条裤子，心中热潮汹涌，这是我对朱德同志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记忆。

深秋，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突然传来命令：黎明之前行

动。天亮一看，满山霜叶，红艳艳地像满山满壑开遍鲜花。敌寇的“扫荡”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了，我们转移到距离蟠龙镇10几里地一处叫王家峪的幽静的山谷里。从荒凉的太行山顶到这儿一看，觉得这里肥田沃野，十分幽美，有密密的松林，参天的白杨，还有一条静静的溪流。这里有不少明堂瓦舍，都让给机关人员办公用，朱德同志却住在一个狭小院落里。他那房屋里摆着老乡腌菜的缸、盛粮的囤、装碗盏的橱柜，他不让移动它们，因此屋里时时闻到一股腌菜气息和谷糠味道。墙壁上在红红绿绿的年画旁边，挂着大幅的军用地图。在这一个时期，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去。我去了，有时，他还午睡未醒，我就悄悄坐在那儿等候，有时他已经午睡醒来，坐在炕头临窗搭的木板床上读书，见我来了，就慢慢摘下眼镜，问我：“说到哪里了？”我告诉他，他就继续说下去……

朱德同志是非常温和的，总是像冬天的太阳照耀人心。在他身上，你似乎找不到横扫千军、叱咤风云的英雄印记，可是在他的历史上，不正处处闪烁着革命的、战斗的电火雷鸣吗？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记住朱德同志有一次跟我讲过的这样一句话：

“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党。”

中国革命是整个黑暗东方的黎明的曙光。在20世纪初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朱德同志正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先行者、战斗者。

上面我记述的都是我和朱德同志直接接触中的亲切的印象。但我们必须了解，朱德同志不只是屹立在中国革命洪流中，而且也是世界上声震遐迩的一位革命巨人。

第2章

童年

四川东北部，蜿蜒的嘉陵江东岸，有一个山城——仪陇。1886年12月1日，朱德同志诞生在马鞍场琳琅寨。朱家坐落在半山坳里的一处独立家屋，这家屋由瓦顶的正房和黄茅草覆盖的两侧耳房所组成，没有围墙，在屋前空场上安置着炉灶、鼎罐、挑筐、背篓和其他杂色的农具。家屋周围的风景十分优美，后山和两侧包拢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屋背后生长着翠绿的竹林，当面是一片水田，远处错综罗列着幽邃的山谷和茂密的丛林。

这是一个“客家”家庭，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广东韶关迁移来的，在这里落户已经是第八代了。

朱德同志从四五岁时，就帮助母亲劳动，到八九岁就能挑能担，能耕能种了，从学塾回家，母亲总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他把书本一放，就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他上午读书，下午种地，农忙时候，便整月跟着母亲在地里劳动。

1892年，他刚刚上学，是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1893年，他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朱德同志勤劳聪慧，刻苦用功，在这里两年，他读了《诗经》等10几本书。

到了9岁，朱德同志随着伯父和幺叔，搬到相距六七里地

的大湾去住了。从此，朱德同志离开了琳琅寨，离开了母亲。

搬到大湾，朱德同志到席聘三先生家去读书，席先生家离马鞍场很近，离大湾却有8里地，一天要来回跑四趟，晌午回家肚子饿得咕咕叫，还得快跑，傍晚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跑。朱德同志说：“所以养成走路快的习惯。”

正当朱德同志开始长大成人的时候，他的心田得到了席先生甘泉的浇灌，席聘三先生很有骨气，很有朝气，深通人情世故，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又卓越的人物。他的思想是开明的，他对历史上有些称王称霸的英雄是持轻蔑态度的，他对当时的贪官污吏，更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20几岁教书，到那时已70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同志是年纪最幼小的一个学生，他的聪颖才华，受到先生的赞赏。他在这儿听讲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但一个好的教育家，他不仅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席聘三先生成为朱德同志新思想的启蒙者。

在这段时间里，朱德同志有了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在同学中结交了一些朋友，最相得的一个是吴绍伯。朱德同志说他“是一个道德品行都不错的、很好的人”。吴绍伯年纪比朱德同志大，他读过很多书，而且能够苦读，往往一个通宵就在朗朗读书声中度过。朱德同志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跳”。劳累一日，晚上非睡不行，旁人劝他夜读，他说：“读过夜要命也不行。”可是他聪颖才智，愈益发展，到做文章做诗的时候，时限虽严，他也能很快很好地交了卷子。

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说：

“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

“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神仙不是人做的事情，那是没有路走的人去做的。”

于是，寻找道路，成为朱德同志思考的问题了。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年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立志要去做一个军人。

朱德同志对新文化感受力很强，他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他靠自修，开始学数学。两三年前他已是一个珠算能手，这种算帐清帐的本领，对于他学数学有很大的帮助，一直学到比例、开方，他都没有怎么觉得困难。更重要的是新思潮这一线光明，一旦冲破黑暗，他的心灵就像展开翅膀一样飞翔了。他滋长着这样一个思想：

“既然有一个世界，去看看世界就好了。”

第3章

在革命风暴中求索

1906年，四川废除了科举，对于朱德同志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机会呀，就在这一年里，他到顺庆去上高等小学了。学习半年，然后上顺庆府中学堂，这个学校是一批由日本回国的革新派人物办的。校长张澜热烈地鼓吹着：

“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

这一切新思潮，像阳光一样沐浴着朱德同志，他吸收着、追求着、思考着，他充分发挥着他的聪明才智，开始踏上新的途程。

上半年在高等小学住了半年，下半年继续上中学。到1907年，朱德同志像展翅的大鹏飞向远方，他到了成都。

当时，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同志早有当一个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从家中来了阻力，不同意朱德同志和家庭分离，而投身到时代大激流中去，尽管那个激流正是解救这个佃农家庭的强大力量，于是朱德同志转而投考到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了。

高等师范学校里，民族思想、科学思想是主导的潮流，老师们在讲台上公开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在这一大群赤诚

的青年人中，朱德同志是第一批脱下长袍，换上学生装的人，他愉快地过着集体生活，在争辩中，他是激进的一员。这个学校的主持者，一部分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人物，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人们在做着地下的秘密活动，起着主导作用。

革命的火星在四处燃烧起来了，革命在朱德同志心田里播下种子，种子在时代阳光照耀下，在这佃农儿子血液浇灌下，在萌芽，在生长。朱德同志在学校中度过1907年，这一时期，他思想上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他认定：

“只有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民主国家，才是出路。”

在这群学生里面，很多人是以“革命者”自居，以革命为无上光荣的。其实，在革命潮流冲击下，他们之间在演变、在分化。从讲堂到寝室，他们整天整晚讨论着、争辩着。一部分人是主张坚决走彻底革命道路的，他们有着高尚的民族精神和革命气节；另外一部分人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崇洋媚外，后来都投奔到英、法教会创办的学校里去了。在这两部分人中间隔着一条万丈深沟，朱德同志是前一部分人中间的一个，后来历史证明，他也是前一部分人中走到最前面去的一个。

1907年末，朱德同志从师范学校毕业出来，回到仪陇县去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完全全走在新的道路上的人了，他和他的同学计划用新的知识来唤起山乡僻壤里人们的觉醒，1908年，他度过一段很有趣味而时间不长的教育者的生活。

几个大部分是由成都结业回来的人，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这就是张四维、李绍杭、刘寿川、田玉如和朱德同志，刘寿川就是携带一具电疗器从日本回来的那个人。

他们接办了仪陇县高等小学校。

朱德同志倾注全部精力在进行工作，他当学监、当庶务，同时还是一个体育教习，他的全部劳动所得是一年120吊钱。当然，朱德同志目的不在这里，他是锐意要开辟新的革命途程，宣扬新的革命思想。仪陇县后来出了不少人才，都是在朱德同志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1908年，在仪陇这一年，他分辨了世事，认清了形势，两种斗争突现在眼前：一个是饥饿的人民起来抢米抗捐，一个是群众起来反抗“新政”骗局，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清朝统治当局的。这样，他就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要救国必须革命。

当时，刚好修通了从四川到云南去的一条大道，因为云南正在创办新军，新军里的骨干人物多半是由四川调去的，一个叫陈二广的军官正带着四川武备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和弁目队向南开拔。

朱德同志对家里说“到成都去读书”。实际上到了成都，他就联络了若干有同样意愿的人，奔向艰难险阻、长途跋涉的路程。

云南和四川比较起来，文化经济都落后一些，但当朱德同志到达昆明时，却看到可喜的新气象，正在成立新军，一面改编，一面招募。这里有清政府“新政”的粉饰，但也有革命党人的革新，昆明似乎从旧的废墟中崛起，望着这一幕改革场景，仿佛看到黑夜过后的黎明。

朱德同志很羡慕新军，起初很想到新军里找个事情做，但这对于一个由远方来的“流浪汉”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找什么事情呢？没我们的份。”

后来他到一个连里去当了两个月司书。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给他带来无穷的希望，在成都他渴望进弁目队没成功，在昆明他却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同志从幼年就想当一个军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一个士兵到一个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由这儿开始了。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学校，它对于朱德同志的一生，都发生了良好的影响，它培养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军人。这个学校里的教官，大多是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军校的士官生。1905年后，他们大部分都加入了同盟会，清朝政府怕这些人，不敢用他们。可是为了办新军，固边防，又不能不用他们。在这样矛盾重重之下，他们惨淡经营，终于办起了学校。这个学校的制度和作风，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仿佛。学生在这里过着清寒简朴、艰苦锻炼的士兵生活，起居、休息、饮食、出操，都规定了时间，遵守着严格的纪律，朱德同志能过这样的生活，而且似乎也适宜过这样的生活。开始一段时间，每天上6个钟点课，下3个钟点操，到野外去野营演习。6个月后，就钻研战术、兵器、筑垒、地形等。

正当平静的学习开始的时候，穿越国境线的滇越铁路竣工了，长达1000余里的法兰西帝国侵略的大动脉，活跃地跳动起来了。这一事实说明亡国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复兴之志未遂，沦亡之祸已来，痛心疾首，奔走相告，人们感到：时不我待，必须奋身迎战了，讲武堂里的革命者，磨拳擦掌，跃跃欲试，革命的火焰已有一触即发之势了。

朱德同志成为一个同盟会员，这是他革命一生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他革命生涯的创始时期，这是在1909——1910